

从“双重虚无”到“双重超越” ——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成长的困境与对策

刘钱凤,王 晋

(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为了建设和谐的大学校园,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成长问题需要引起必要的重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则需弱势群体子女自身来思考和行动。高校弱势群体子女在自身的成长中要避免走入“双重虚无”的困惑,即使无意走进也需及时在班级辅导员的引导下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开放意识和审美意识,让思路引导出路,从而走向“双重超越”。

关键词: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双重虚无”;“双重超越”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09)04-0018-04

一、问题的提出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校园,和谐校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成。对于大学的管理者来讲,构建和谐校园主要涉及三种关系的处理,即学校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学校利益与院系利益之间的关系和教师群体与行政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不证自明的,因为这是比较显见的。还有两种群体间的关系处理是比较隐现的,即教师内部群体之间与学生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高校管理人员应认识到这两个隐现的关系处理对于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意义。教师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处理不是本文关注的内容,本文主要关注学生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处理。

在当代社会,学生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处理的难点之一就是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关系处理。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将社会阶层简单地划分为两种: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在大学校园中,强势群体子女与弱势群体子女在相处的过程中,彼此不能理解和解释对方的行为,一方面,在进入大学之前,两类大学生之间的成长轨迹,成长环境和成长侧重点等方面是迥异的。正如布迪厄所说:“高

级职员的孩子和工人的孩子,不可能对将来的学业有共同的体验。前者进大学的机会超过二分之一,在他周围,甚至在他家里,接受高等教育是很平常的事。后者进大学的机会不足五十分之一,只有通过中介人或中介环境才能了解大学的学业和学生。”^{[1]6}另一方面,在进入大学之后,强势群体子女比较快地适应了大学生活,在大学的活动中如鱼得水;弱势群体子女的适应步子却走的较慢,在大学生活中要么“羞愧地沉默”,要么“说话半真半假”,要么“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1]49},待到自身找到大学生活的节奏,大学生活业已结束,“还未开始,却已结束”是每个弱势群体子女毕业时节抹不去的痛楚。

进一步说,两类大学生关系纠葛的根源在于“断裂社会”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的纠葛。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孙立平,2006)。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和强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断裂复制了父辈间的断裂。强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关注的一些事情诸如炒股、买基金和组建电脑游戏战队

收稿日期:2009-09-16

作者简介:刘钱凤(1974-),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等对于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而言似乎有一种不真实感。而强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对于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所谓的“集体活动中的小气”、“吃饭不注意营养”和“除了学习和打工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之类的评价则充满了以“强势”之心度“弱势”之腹的嫌疑。

了解才能理解,两个阶层子女的相互了解是处理好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大学校长到大学辅导员都需以构建和谐校园的高度为两个阶层子女的相互了解做些工作。工作做到了,还不能彻底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这不足以“治本”,但这丝毫不能抹杀这项工作的必要性。那么“治本”之举在何方呢?“治本”之举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尚需树立一种成长自觉,用发展的眼光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种成长自觉亦即一种改革开放精神。至于“开放”就是指对强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了解,而所谓“改革”是下文重点阐述的内容。“改革”的最大阻力莫过于对改革结果的怀疑,从而在改革的过程中“阴奉阳违”,也就是本文行文将要谈到的“走向双重虚无”。“改革”的最大动力莫过于对改革必要性的确信,从而在可能性上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走向“双重超越”。

二、成长的两种极端状态

一般认为,人的成长的主要悖论在于“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与“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的“二律背反”。对于弱势群体子女来说,“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是现实成长中的主要矛盾,他们主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对于强势群体子女来说,“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是现实成长中的主要矛盾,他们主要面对的是“发展问题”。对于在高校中“栖居”的弱势群体子女来说,问题有些复杂。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此时是以“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为主要矛盾,彼时是以“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为主要矛盾。两者始终交错,成为弱势群体子女“剪不断、理还乱”的成长心结。

给予前提性概念的铺垫之后,笔者认为弱势群体子女在高校中成长有两种极端状态:一种是双重虚无状态,即对“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与“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的双重虚无;一种则是双重超越状态,即对“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与“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的双重超越。要实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后一种状态成为我们在社会转型期关于人的成长值得期待的目标。

(一) 双重虚无

这里的“虚无”不是道家哲学的概念。成长的双重虚无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很明显,这里只能用描述性的定义。这种状态是以生命的无意义来解释生活的重负,从而逃避现实的种种,这是其一;其二,以生活的无意义来解释生命的重担,从而逃避理想的种种。说到底,“双重虚无”是一种消极心态,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生命和生活无所面对的保护心态。持此种心态的学生回避成长,因为害怕付出没有回报,间或因为怕期望太高而导致失望。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在大学校园成长过程中得到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他们的心态极易流向“双重虚无”。

具体说来,“双重虚无”之心态就是一方面逃避赋予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又逃避赋予生活意义。不管这种心态是外在的保护,还是发自内心的抵触,它给人的印象是“无所谓”之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巍然不动”的坚定心态,但仅仅是类似,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基于此而导致的结果也大相径庭。被动消极适应的结果显然是每一个关心弱势群体子女成长的人所不希望看到的。比如在当代,风险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有“不玩心跳就感觉不到自己心在跳”的意味。弱势群体子女在面对于此时,没有勇气感觉自己心跳,赋予生命意义,也没有信心玩心跳,赋予生活意义。当然,我们提倡他们勇于面对社会出现的“新情势”与其说这是鼓励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异化,不如说这是在鼓励他们“再社会化”(这里是广义的再社会化,狭义的再社会化指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人进行改造)。双重虚无是一种回避的“策略”,回避不如正视,正视的结果必然是“双重超越”。具备了“双重超越”心态的人,必然是有底气的。尽管现实存有许多僵硬之处,但这种底气使得僵硬的现实不再僵硬。

(二) 双重超越

这里,我们使用规范性的定义。成长的双重超越状态是这么一种状态,即以生活的现实取向来摆脱“生活在别处”(昆德拉语)的尴尬;以我们赋予生命意义来摆脱生活的重负。这种状态需要有“入世”的心境和“比天空更广阔”的心胸。事

实上,我们现实中很少有这么“大写”的人。

很少有这样“大写”的人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目标没有意义。相反,今天的乌托邦就是明天的现实;今日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日用品。也就是说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应理顺自己的成长心结,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持“双重超越”心态的人能够正确面对“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乃至“明日之我”的关联,不至于因“昨日之我”之起点低而丢失了“今日之我”奋斗之“锐气”,亦不至于因“明日之我”之不确定性而保留了“今日之我”的内在冲劲。说到底,我们提倡“双重超越”意指弱势群体子女要有一个坚定而平和的心态,做自己命运的“掌舵手”。也许海洋上“大浪滔天”,但只要他们能够“坦然面对”,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比如,当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消费社会,人人大有种“不消费,毋宁死”的心结,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并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脱身于社会之外。在面对消费社会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冲蚀时,正确的做法应是对于自己职业生涯有益的消费应积极争取进行,莫等错过最佳“发展时机”时“空嗟叹”;而对于一些可有可无的为“诸类明星”制造出来的消费品时,保持必要的自觉。一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也是一种智慧。

弱势群体子女的成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比、从、北、化。通俗的讲:先与别人比较,即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库利的“镜中我”的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成长的主要参照系是学生群体的大多数——强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然后就是从众,在此阶段,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开始模仿强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行为。再后就是相北,即逆反。由于先天的生活图式“异质性”,后天的模仿必然不会出现“同质性”融合,这就为走向“双重虚无”埋下了伏笔。而当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有了一种成长自觉后,就能发展至第四阶段:化。“化”就是双重超越。可惜的是,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子女的成长仅仅停留在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成长样态变得“可遇而不可求”。这就需要高校辅导员具备一双敏锐的双眼,尽早发现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心态成长的阶段,给予积极的引导,使他们能够走出“双重虚无”的陷阱而走向“双重超越”的彼岸。也许,恰恰有了高校辅导员的指导和关爱,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内心将会不孤独,不害怕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同。

三、克服双重虚无、走向双重超越

对人的“双重虚无”的状态描述最为贴切的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存在主义者的“荒谬感”即我们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从存在主义的立场看,世界没有自身的目的和意义,现实并不是合理的,这就产生了世界是荒谬的感觉。严格地说来,世界本身并不荒谬,它只是存在那里,并不管人的理想和价值、希望和意义。荒谬是由于人对世界的合理的期望与世界本身不按这种方式存在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荒谬感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伽缪对此有详尽的描写。比如,在日常的单调的令人窒息的生活,我们免不了会在忙碌中停下来问一句:如此生活为什么?我们忽然感到日常生活毫无目的。我们的存在顿时失去了意义,世界显得黯淡无光。这正是日常经验而生成的荒谬感。”^{[2]113}

存在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存在人不堪重负的呻吟”即我们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存在人’都是不堪重负的形象,好像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向一个渺小的中心,焦虑、恐惧、无奈的存在体验只不过是‘存在人’不堪重负的呻吟。”^{[2]123}在“新读书无用论”泛起的校园,学习给弱势群体子女带来的自豪感如履薄冰。没有自豪感的人是痛苦的,这是一种无聊导致的痛苦。

如果无聊是非存在的预感,是由于空虚和平淡所导致的痛苦,那么庸俗是对这个痛苦的摆脱,这个痛苦是对存在和非存在,充满和空虚之间的对比的意识而产生的^[3]。也许长时间地沉溺于网络会有一部分人像比尔盖兹一样走向成功,但这不是大多数人的命运。更不是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命运,笔者从来不倾向于从结构方面找原因,因为结构方面的缘由非行动者所能控制。那么,从行动者把握结构的角度言说,具体缘由在何方呢?笔者认为主要缘由在于行动者对常识的无意识淡忘。“……正是在群体中,一个人容易丧失自己的健全知识,群体使自我中心的思想膨胀,即便有一些清醒者有时也无法抵挡。总之一是虚假的‘群体’,一是虚妄的‘理论’,最容易歪曲人们的健全常识。”^[4]常识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在解决一些问题时是十分可能的。弱势群体子女需认识到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即掌握一些生存技能,才是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惟

此,在面临诱惑的种种时,才能表现出某种成长的坚定。

说到底,这种“成长的坚定”即是一种由“双重虚无”走向“双重超越”的决心和信心。存在主义的理论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选择一种可能生活,并为之负责。这是他们针对“走向双重超越”开出的药方。“雅斯贝尔斯把人的存在理解为对未来可能性的自我设计与实现,这是一个不断摆脱既定的限制的过程,这也是面对未来的逻辑。”^{[2][116]}存在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言说也大同小异。那弱势群体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该如何摆脱“弱势”呢?

首先,弱势群体子女须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5]。具体说来,这种文化自觉就是既不过分乐观,又不过分悲观。因为笑容和泪水都会遮蔽人的双眼。弱势群体子女不能因为以自己过去为参照的奋斗过程而盲目自信,也不能因为以强势群体子女为参照的奋斗结果而丧失斗志。

其次,弱势群体子女要有“开放意识”,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要有入世心态。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因而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这些关系不可能不带到人际关系之中,从而影响到人际关系的纯洁性,乃至导致人际关系的畸形化,比如交往的手段变成了交往目的本身。这些既是良好的健康的人际关系建立与发展的障碍,又是制约人的正常发展的重要人际关系因素。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应该明辨是非,在超越庸俗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使自己不断得到升华与发展。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弱势群体子女要树立一种审美意识。与大哲黑格尔同时代的哲学家叔本华给出了解决人类郁闷的三种方式:一种是出家,另一种是自杀,再一种就是审美。看来,审美之必要非同一般,大多数人是不能出家的,也不可能自杀。于是,审美就是大多数人摆脱郁闷的唯一方式。具体说来,审美意识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再通俗点说就是要在奋斗中解决奋斗的难题。

参考文献:

- [1] [法]P. 布尔迪约 J. - C. 帕斯隆.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 邢克超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
- [2] 赵敦华. 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3] [俄]别尔嘉耶夫. 论人的使命[M]. 张百春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236.
- [4] 何怀宏. 良心和正义的探求[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443.
- [5] 费孝通.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 光明日报,2000-11-7(3).

From “Double Nothingness” to “Double Overstepping” ——A Discussion on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Society and the Solutions

LIU Qian-feng, WANG Jin

(Zhongbei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campus,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society deserves our special attention. They themselves should be the ke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authors think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be “double overstepped” instead of being trapped in “double nothingness”. Consciously or not, they should build up cultural awareness, sense of opening,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 tim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assistant teachers in class. Thus to let the way of thinking lead the way out toward the stage of being “double overstepped”.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society; double nothingness; double overstepping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